





明末閩賊之禍。流毒海內。而於吾中州尤慘酷。父老相傳。至今  
懷悸。鄉先生鄭石廊。幼陷賊中。間閔得脫。其於時事。皆所目擊。  
鐫閉棘籬。追維紀事。於諸書不無鉅鍔。要之歸於實錄。敝筭淹  
久。半飽脉望。茲為輯而梓之。以垂永久。庶使覽者歎當時之喪  
亂。幸今日之太平。可以動君子之鑒觀。戢細民之匪僻。是有功  
於世道。非僅以博舊聞已也。

乾隆八年癸亥夏。青原山人彭家屏題辭。



序一

任城李氏珍藏

余既寓書九京而與子金先生問序矣。先生顧能隔世而為我序書乎。不如余代先生而為之也。序曰。凡人著書則必有序焉。冠其首。蓋以推著作所由來。而欲其書之信且行於天下也。審如是則非大有力者振臂而發之。不能鼓作者之氣。而服天下後世讀書者之心。夫千鈞之弩。不過烏獲不能張。萬斛之舟。不得江湖不能運。張千鈞之弩。運萬斛之舟。此其力必與弩與舟相副。而後足以運之。張之也。否則甫執跗而臚已絕。方鼓舵而膠於灘矣。而欲使其舟之運。弩之張。貫兕革而破秋濤也。能之



乎。吾友鄭子石廊。其筆不啻千鈞之弩也。其胸所藏。不啻萬斛之舟也。所紀明末二十年豫州之變。井井有條。可以佐史家之一轡。予讀之而不禁河漢焉。乃其意欲然欲得予一言以發之。予顧敢任是役乎哉。竊念啟正二十餘年中。始而黨錮繼而誅鋤。積而為旱蝗饑饉疫癘兵戈之變。天中片壤。不啻火熱而水深。當是時也。求生不可得。全欲死亦不能。遽滅直無術以延朝夕也。古人謂安得中山千日酒。酩酊直到太平時。痛哉言乎。何其先得我心乎。是時予方冠。石廊少予三四歲。其流離困頓畧與予同。乃能取痛定之思。為之紀變。上而天日星文之災異。下

改往、改一

改謙

而山川人物之凋傷。內則朝廷之命將出師。外則盜賊之抗軍。破陣。大則青犢黃巾屠城而畧地。小則狗盜鼠竊。遂隊而成羣。一時之仗鉞專征者。率求馬革不可得。而分符守土者。往往抱頭於草間求活也。石廊則一、紀之。毛髮不遺。而猶以畧言者。恐有缺漏。而望補抹於人也。嗟乎。石廊可謂謙、君子矣。予嘗閱其稿。而躍然喜曰。是誠先得我心矣。予久欲為書。而未逮。世有石廊。吾之筆硯可焚矣。喙長三尺。不亦樂乎。一日與簞山游芙蓉之城。坐修文之館。回憶曩昔。猶如夢囈。彼夫廟堂之水火。蛇豕之縱橫。將相之賢奸。生民之塗炭。一時孽景。直如兩後春。



花耳石廊猶未忘情而著書。或者石廊夢猶未覺耶。何乃猶寓書而問序也。予即無石廊之筆。與石廊胸中之所藏。不足以張其千鈞之弩。而運其萬斛之舟。而有以發乎石廊也。予願謝是役乎哉。爰次其語以為序。

序二

緝  
改作  
輯

闕逢之歲。柳下生讀書東里。患夫野史所紀豫變之誣也。綴緝聞見。為豫變紀畧。以信其傳。同學睢州田箕山嘗為校勘評跋之。迨書易稿將成。而箕山既赴白瑤宮之召矣。乃引端數語。不出其手不可。於是代為序曰。史以傳信。不信則誣。誣則無以史為也。而傳信實難。夫金匱石室之藏。既燬於咸陽之一炬。則柱下無徵。螭頭莫考。雖董南班。范不得不閣筆而長吁矣。况在赤眉銅馬。海宇陸沈之後乎。墨吏戎臣。不能以天戴其主。慈孫孝子。豈知以禮事其親。於是國史偽而求諸家。家史偽而求諸野。

錫生



野史既出。則不惜眯目糊心。公然出而瞞天誣世矣。柳下生奮然於蓬藿之中。張目而大呼曰。有是哉。而目如豆。而心如漆。而何知。乃欲以三寸雞毛筆。悍然欺天下後世耶。秦晉燕趙。吾不知。陝洛漳衛。吾知之。青徐吳楚。吾不知。宛汝梁宋。吾知之。二十年間。上下千餘里。吾耳所聞。吾目所見。吾身所親。經其患難。俯仰今昔。猶為心悸。而乃云然。又將誰欺。於是鍵戶數年。摺撫爬剔。櫛比而無所遺。猶以為未也。乃出而訪墻東之故老。叩天寶之宮人。杖策函關。流涕於銅仙之辭。漢塞裳汴水。躑躅於石鼓之渡河。甚至鬼語秋墳。石言曠野。莫不刻畫其聲情。而推敲其踪跡。之所以然。為書十餘萬言。嘗出以示予。予既愛其才。悲其志。而尤病其輕信輕傳。其視世儒。不免魯衛之譏也。亦嘗為之搜輯。見聞資其點染。乃不謂魯戈揮倦。而大夢忽驚矣。聞嘗與當時馬革諸公。寤言於芙蓉城畔。掀髯把袖。歌哭都忘。乃始悟從前之造化愚人。如憑物怪。正不必問其孰為功。而孰為罪也。當是時也。賢者蓋自己之棺。不肖者詎能遺他人之臭乎。其搖吻掉舌者。猶熒熒然簧鼓於其後。吾不知其何心也。今茲書成矣。幸即殺青。焚一帙於睢水東南。瓦谷村之樹下。使予於九原落葉中。借諸公放聲快讀。而因以斟酌其當否。未必非著述家



鬼兵之一助也。柳下生安可以冥明異域而遽忘是正之虛衷乎。嗚乎。續有商訂則將憑訛而報之矣。

自序一

豫變紀畧。柳下野人紀。豫變之畧也。紀變宜詳。何畧乎爾。詳則詳之。畧則畧之。不能皆詳。故從畧也。畧之乃所以詳之也。其畧之所以詳之也。奈何。野人。宋人也。宋詳。豫則不得不畧也。人生其時。處其地。而後能詳其人與事。猶有生其時。處其地。而不必詳其人與事者。而況近則百餘里。遠則千餘里者乎。其不能詳而畧之也。固宜。不能詳矣。何紀乎爾。野人。蓋惡夫不知而作者。欲詳其事。而或不知其畧者也。夫人居室中。固能詳室中事耳。室之外。耳目聞見。其勢必不能詳。而況其什伯千萬者耶。則



正當作禎

宋之外。如宛鄴周梁。烏乎知。即豫之外。如秦楚燕趙。又烏乎知。野人曰。予宋人也。知宋事。知之故紀之。書年書月書日書時。知之詳。故紀之詳也。宋豫之東邊郡也。由宋而西為開封。其南為汝寧。折而西為南陽。又折而北為河南。渡黃河。太行山下為懷慶。彰德。衛輝。是為河北三郡。皆豫州地。去宋數百里。或千里。當崇正十餘年間。饑饉流離。矛戟縱橫。盜賊之或往。或來。誅討之。或勝。或負。將相之或亡。或叛。城邑之或破。或存。以及忠臣孝子之死亡。烈女畸人之行事。常留天地。炳若日星。是誠當世得失之林也。其或隱見浮沈。而為稗乘之所不及。收者。皆不可以不紀。然而耳目懸絕。傳聞異辭。其勢固有不得而詳者矣。不能詳。故畧之。詳以傳信。畧以傳疑。庶幾或可以免於不知而作者乎。嗟乎。宋人詳宋。則紀宋。梁人詳梁。則紀梁。推之。秦人詳秦。則紀秦。楚人詳楚。則紀楚。天下雖大。亦猶是也。惡在其畧而不能詳也乎。故曰。畧之。乃所以詳之也。於是采輯見聞。折衷疑信。自黃河清始。至大有年止。首尾凡二十年。綜厥時事。約其次第。為豫變紀畧。藏諸柳下草堂。備觀覽焉。



自序二

豫州天下腹心也。四方視以為治亂焉。東接徐魯。西通秦晉。北達燕趙。南控吳楚。地方千餘里。而梁縮轂其間。天下有事。則四戰之地也。自梁以東。抵芒碭曰宋。無高山大澤。土地平行。宜桑麻五穀。其民務稼穡。而不喜蓄聚。士大夫又多以衣服飲食宮室輿馬相尚。故其俗驕侈。卒有水旱之虞。則糠覈不給矣。然尚文重於為非。蓋猶有先王之遺風焉。崇正改元。豫之承平久矣。閭里寧謐。無雞鳴犬吠之警。而宋歲大稔。畝數鍾輸銀三分。居官者崇廉節。尚不知有暮夜之金。吏猶無過村落而索飯者。歲



暮。老農衣大縑。騎牝馬。燕集進錢百。則儼然上客矣。士大夫之家。居者率為樓臺園囿池沼。以相娛樂。近水則為河亭游舫。畜歌妓。弄絲竹。花晨月夕。酣讌不絕。風流吟嘯。彷彿晉人。其有或樸魯而不為放達者。則羣起而非笑之。曰儻。跡其風調。蓋亦不減於竹林也。物極則變。氣盛而衰。自古有然。况在熹宗七年之後乎。朝廷之上。朋黨相角。如漢唐之故事。尋洛蜀之覆車。日盛月新。牢不可破。其合者。則援而引之。要津不合者。擠而置諸危疆。英主之前。公然煬竈。而君始不信其臣矣。君愈疑。則黨愈固。或結宮闈以伺便。或通宦寺以梯榮。賢人君子。如郭泰鄭肅者。極少。誰則為國家任事者乎。在上者。雖銜石程書。日昃不遑食。無益也。君子爭於朝。小人爭於野。尤而效之。又何誅焉。而天下自是亂矣。



自序三

天下亂不足患。亂矣而無撥亂之人。之足患也。撥亂之人。既不可得。幸得其人。而朝廷之左右。則又惡其形。吾之短。多方撓。竅務必使之無成。而後已。如劉翰林之綸。憤極請為將。帝悅。改為總兵官。未幾一戰而死。廷臣相賀曰。老劉死矣。蓋哂其不能泄泄。而自取滅頂之凶也。快之也。真定張撫軍。其評。耄歲入援。夜半墜馬。而軍中不知。行二十餘里。乃覺。嗚乎。壯猷元老。果如是乎。特無一石過山銀。故不能解免耳。當是時。銓部之用人。不過以疆場僥倖而已。而不問經國之遠猷也。慟哉。錢監軍之

作水曰

作場



告哀於劉司空曰。濫竽魏麾。拮据狗馬。幸得量移。弛茲苦擔。不謂當事者。竟投之不測危疆也。任重千鈞。身輕一葉。姑不必論。然必有利於國。方可奮不顧身。願使晉釋衿帶。事甲冑。棄毛椎。社金革。執事謂晉能手否耶。監軍躍馬從戎。是其職分。晉生長澤國。不習騎乘。倩人跨馬。不數武而岌。欲墮如此。伎倆而立將吏之上。可督其用命否乎。抑經畧與兩路監軍。介馬而馳。而晉可安車緩步否乎。晉不勝任塗之人。無不知之。願念辭難避險。豈是鬚眉男子。而晉家海國。一切防汛事宜。頗有覩記。欲於津萊水衝。少展一割。但恐拂經臺之意。不知中路之於津萊。其屬經臺之提衝一也。其有事於督戰。不得規避一也。其危險無異於內地一也。不過習騎習水之分耳。倘借鼎於主爵之前。使晉不能效之陸塞者。猶能問之水濱。則是晉報國家報知己之日矣。不然而責晉以素不相習之事。置晉於一無所濟之場。與其僨事而伏法。何如束身而受譴乎。夫軍旅之事。孔子未學。陳力就列。人臣大義。如驅之必敗之地。而以三尺繩之。諒非聖主之所以待循吏也。或使之進而效溲淳於內地。或使之退而安樗櫟於里門。化工自有安頓。總非短牘所能遂耳。嗟乎。所謂媚嫉以惡而遠之。俾不通者非耶。儒者作用。能言未必能行。即



使如其所請。未必奏功。而况使吳兇乘馬。燕客搯舟。棄所長而用所短。雖韓白復起。殆無一濟者矣。在位諸公。以國予敵。則明之亡久矣。不待甲申三月而社始屋也。

自序四

明室之亡於流賊也。其弊有二。一曰文法。一曰因循。而流賊可平之機有三。其必不可平之勢有五。可平之機。一在秦。一在晉。一在楚。方其在秦也。賊初起。度其勢尚微。戰具必多未備。雖千百為羣者。不可勝數。然烏合之眾。其勢不堅。以官軍臨之。必披靡奔赴。險阻逃匿。况秦地多崇山峻嶺。賊以守為守。我以守為攻。賊寡兵眾。固可扼而勦之也。縱之入豫。則平原千里。東西南北。惟所往而莫禦矣。雖然。將果得人。如正德間彭總督澤者。介而馳。為諸將先。日夜數百里。隨其所往而追之。將何患不用命。



賊亦何患不滅。而乃文臣不能攬轡，武士不肯絕絃。養癰秦虎，賊勢所以日大也。元延撫默，洪總督承疇，患賊難制，乃欲盡驅入秦而剿之，尚可得乎？固不但壑鄰之嫌也。既而賊入郟，楚亦與在秦無異。楊閣部嗣昌，十面殺賊之議，籌畫甚密，極有條理。當時有稱其滴水不漏者，誠為知言。然而犄角諸將，安得皆如文弱其人乎？所以志雖決而身徒殲也。此機既失，天下事不可為矣。所謂流賊必不可平者，何也？流賊所遇之丁壯，即其兵，而不煩征調。一。流賊所遇之蓋藏，即其餉，而不用輓輸。二。遇官軍能戰則戰，墮城覆軍，其勢益強，而無人得繩以法。三。不能戰則走，雖棄其輜重，斬獲其老弱，彼所過剽掠，二三日旋復其舊。我軍已不能問其所往。四。其一時將帥習於養寇，皆不肯殺賊，而受命視師者，率書生，憚矢石，不能跨鞍馬，武士輕之，不為用命。雖一二獲捷，終不能成功。五。嗟乎！其可平之機，皆失之矣。而其必不可平之勢，又聽其自然，而不能大有所變更，以為之計。癰潰河決，而猶拘文法，豕突狼窺，而尚務因循。今日遣一將，明日命一督。上曰平流賊，下亦曰平流賊。嗟乎！吾不知流賊果何以平也。當是時，使督師皆如楊嗣昌，總督皆如洪承疇，盧象昇，孫傳庭，總兵如曹文詔，虎大威，左良玉，曹變蛟，猛如虎，尤世威，周



遇吉。賀人龍。黃得功。高傑等。雖或桀驁。亦不敢不用命。左提右  
攜。兵食足繼。無論其在秦也。即在楚。在豫。事皆可辦。惜也。秦無  
人也。僅能十指更彈。而不能為一握也。是故帝嘗臨朝。嘆曰。自  
楊嗣昌歿後。無復有能督師平賊者。痛哉。斯言。不知當日朝士。  
亦汗浹重衣。否耶。及辛巳。李自成再入豫。而勢燎原矣。雖午未  
二年中。汪傳丁孫。未嘗不相繼而戰。即戰亦未嘗皆不勝。然而  
勝則勝矣。固儼然敵國之勢。而非平賊之局也。使傳庭能持重。  
不速戰以過其衝。而諸將如左良玉輩。或堅壁於東。或堅壁於  
南。相為犄角。而互為聲援。賊既不能窺秦。腹背受敵。而合圍之  
勢成矣。惜也。傳庭死。潼關潰。既入秦。而國數已盡。固無用蘇循  
畫日之筆也。故曰。楊嗣昌無功。而明室之亡兆。孫傳庭戰死。而  
明室之亡決。後之謀國辦賊者。尚其鑒諸。





豫變卷一

年表

災異

大事記

寇賊犯亂



丙寅

天啟六年

黃河清鳳凰見

冬

滎澤池水結花

丁卯

七年三月

商水雨水

夏

旱蝗

鄭州書院蓮開品  
字花

秋

延撫郭增先令開封



崇禎 辰 戊

冬

大雪人多凍死

府除地為中官魏忠賢  
建生祠不果

崇正元年

夏

雨雹傷禾

秋

沙雞來

巳巳

二年春

彗星見

洛陽草生妖

鄭州雪深五尺

妖人朱炳南謀反於睢州事  
泄伏誅  
是歲奉晉盜起

午庚

三年

夏四月

孟縣麥雙岐

六月

杞縣大水

大雨雹傷禾稼

未辛

四年

夏四月

太白經天

五月

星流如斗

申壬

五年

春正月

己亥朔雷

夏五月

霖雨至于八月

始派遼餉

流賊由晉入豫自沁水犯濟源温縣  
圍懷慶府



六月

杞縣水  
黃河決

葉縣民白石和尚等謀反旋平

秋

孟縣雨雹害稼

罷巡撫樊尚燦以元默  
代詔副總兵左良玉援  
懷慶

流賊犯修武縣破清化鎮  
是時流賊二千餘枝大入豫至冬黃  
河結賊遂渡河分犯宛洛諸郡縣

癸酉

六年

沙雞來

豫中日出沒恒多紫  
氣經久不散

巡撫元默以左良玉大  
破流賊于懷慶  
論功陞左良玉為總  
兵官

南陽民李燦作亂知縣平  
之

冬

鄭州大水  
黃河水堅如石

甲戌

七年

春正月

戊子朔雷電

始派練餉

夏五月

旱蝗

呂維祺上書請免河  
南糧不報

是時高傑降于副將賀人龍

孟縣產異草  
沙雞大來

冬

進洪承疇尚書

乙亥

八年



春正月 壬子朔

逮元默以陳必謙代

丙寅流賊燬鳳陽陵寢

己巳祖大壽破流賊于高邱

流賊圍夏邑縣

二月癸未流賊犯歸德圍睢州數

日而去

溫良破賊于寧陵

夏 旱蝗

命未大典洪承疇平

秋八月 赤氣亘天不散

賊

命盧象昇與洪承疇

合剿

九月 懷慶黃河水

流賊犯鄭州

冬 帝下詔罪已

叛兵入崇澤

丙子 九年

春

流賊犯蘭陽上蔡裔水官軍圍賊于九臯山副將湯九州先登死之賊潰圍走

夏 旱蝗

蘭陽生兩頭兒

懷慶雨雹傷禾



禁陽連雲於有悻

孟縣有黑青

秋七月 開封歸德大水

九月

總理盧象昇入援以王家正代  
秦中流賊復入豫  
破新野縣

流賊犯榮澤榮陽

丁丑 十年

春二月

以陝撫孫傳庭兼理河南軍務  
流賊破鄧州

夏 沙雞來

陞鄧治為總理衙門以熊文燦充之王家正回籍聽勅

大蝗

閏四月 山雪大雪

六月

有流星大如孟光芒竟天  
隕於敗白之下赤焰數刻  
代之  
罷陳必謙以常道立  
兵部尚書楊嗣昌上疏  
請張十面之網以殺賊

秋

流賊犯睢州一向城南一向城北

冬

命孫傳庭洪承疇合剿豫寇

楊嗣昌請限剿賊之期

流賊走鄧西

戊寅 十一年



春正月

乙丑朔紅風蔽天白晝如晦是歲大旱蝗赤地千里

豫撫常道立破賊于白菓園又破于襄城又破于唐縣御史劾其玩寇殃民不報

劉國能來降駐葉縣

二月

改御史張任學為都督僉事鎮河以萬年策為御史監其軍

葉縣劉保先新野張白虎舞陽楊四作亂次第平之

三月

張獻忠等降熊文燁受之安插其眾于穀城之白沙洲

夏四月

癸亥八月

流賊犯歸德睢州等處焚殺最慘

柘城火災自戊申至己卯

五月

癸亥入于心

白蓮妖賊攻杞縣不克而去

六月

太白晝見

馬進忠來降駐許州

秋九月

洛陽老婦生鬚洛陽地震有聲

冬十月

大霧木介數日

賊走鄆西

十二月

京師戒嚴洪承疇孫傳庭入援

降寇曹威等叛左良玉追殺之賊散投各部



己巳十二年

春

汝寧鬼火遍野

巡撫常道立削籍以李仙風代之

毛文炳上疏言兵事

土賊斗穀犯柘城

夏

大旱蝗

大學士楊嗣昌督師平賊上疏言撫剿次第分合責成之緊

土賊一條龍袁老山作亂

李萬慶降于內鄉駐舞陽

五月

沁水竭

降寇張獻忠復叛

冬十月

逮熊文燦

庚辰十三年

春正月

朔雨赤雪

是歲中原盜起時大飢斗米錢三千人相食羣盜大起如蠅毛

閏四月

大飢人相食

宋中有豆妖

原武縣張孟習作亂

上蔡地裂

三月

洛陽地震

河內知縣王漢上災商水縣千戶劉作亂

原武雨沙終日

傷圖

夏

大旱蝗

以啟睿總督晉豫軍務

日旁有紫氣

洛陽大霧木介



秋八月 隕霜殺木

冬

辛巳十四年

春正月

朔黃霧四塞日青無光

天狗星墜宋野

二月

大飢疫至於六月

三月

以太監盧九德劉元斌嵩少土寇李際遇掠魯莊帥師平賊

禹州遊擊高謙大破李際遇申請邦任辰張昇等于郊縣一條龍犯杞縣陳永福破之

李仙風以高謙李建武流賊李自成出商維入豫破永寧縣是後過無堅城矣

太監劉元斌率禁旅次歸德四十餘日李自成破寶豐得舉人牛金星而去

浙川教諭樊夢斗上福籙書不報是時洛中米貴斗錢二千九百

河南府陷福王常洵殉難世子由松渡河南府戕福王居十日走汝州駐懷慶

李仙風率陳永福收洛陽王家正入河內陳永福還救開封開州賊表時中由開州渡河

李仙風屯鄭州死以高名銜代督師楊嗣昌卒於荊州流賊入豫土賊孟三八河陰縣諸將平之



衛輝大蝗

夏

懷孟間樹杪生妖

論功陞陳永福總兵  
子德游擊

土賊陷信陽州知州高孝忠  
死之張獻忠羅汝才入信陽  
遂走應山

河內知縣王漢上書請  
停閔寧米豆

原武縣麥熟飛蝗食  
之如割

以啟睿代楊嗣昌督

師平賊

張獻忠自廬州復入豫

詔朱大典總督諸路

軍馬討賊

赦傅宗龍于獄以兵部

侍郎討賊

秋七月

汲縣民王國寧上疏

流賊羅汝才與李自成合營張  
獻忠亦來合營未幾去入楚

九月

秦督傅宗龍敗績項城  
死之

冬

李自成破葉縣副將劉國能  
死之

李自成進逼北舞副將李萬慶  
死之

十一月

南陽府陷唐王出走  
總兵猛如虎知縣鎮撫  
教諭皆死之

李自成破南陽府

十二月

朱大典革職高光斗代  
二十三日甲子辰刻監軍  
道郭載驂入開封左  
良玉次于汝州撫按以

流賊李自成羅汝才復犯開封  
東面攻二十日不克而去二年破三  
十餘城



壬午十五年

春正月 朔懷慶地震

書促之不進

河北叛將任國奇大掠水冶鎮

二月

陝督汪喬年敗績襄城 袁時中與閻曹合營 死之

賊解而南左良玉追至郟城敗之賊破襄城既去汪督軍來屯襄城賊復還兵敗被執遂遇害

三月

起孫傳庭總督諸軍 討賊 歸德大開流賊陷歸德府

賊至杞縣袁時中夜走追之不及遂犯開封屯于城西為長困計

夏四月

五月

督師丁啟睿保督楊文岳總兵左良玉等救開封戰于朱仙鎮良玉夜走諸軍皆潰

楊文岳敗袁時中于夏邑時中走亳州 楊文岳入汝寧府

六月

出侯恂于獄以兵部侍郎代丁啟睿督師平賊 丁啟睿楊文岳幸賊聽

李自成羅汝才聯營而去

秋九月

黃河決開封水東南入 北首姓死者無算

李自成襲殺袁時中于圍鎮併其軍



周王次懷慶府上書言事

孫傳庭治兵于陝斬賀人龍

李自成破汝寧府賊崇正

侯恂革職聽勸以呂大

李自成羅汝才入楚據襄陽府

器代九調左良玉不至

恂入曹縣

冬十月

孫傳庭討賊戰于邳縣

總兵劉超據永城叛

不利還關中

李自成殺羅汝才併其軍始鑄印置偽官于州縣御史李振聲

延撫王漢討劉超為超

死之

所殺中官盧九德晚撫馬

嵩少賊申請那轉掠榮記鄭密

士英帥諸將圍之超降傳

等縣

京伏降誅

未癸十六年

夏

延撫秦所式上書言事不報

進孫傳庭尚書鑄七省督師印

詔催督師孫傳庭出潼關

丁卯師出潼關檄左良玉夾擊不報

李自成發荆襄諸賊會于河南賊還救襄城

大雨四十餘日

丁丑破賊于洛陽追至汝

州

九月

已亥進軍寶豐



冬十月

戊申師潰于汝州督師還  
閩中監軍御史蘇京走  
孟縣

戊午賊向潼關白廣思擊破之

丙寅潼關潰督師孫  
傳庭死之監軍副使  
喬元柱陷陣死白廣  
思降高傑走延安

李自成既入潼關遂破西安府延  
撫馮師孔死之

以余應桂總督諸軍  
平賊駐懷慶高傑  
還寄其家于揚州

是時賊據秦中南危刑襄北  
窺晉絳河內郡縣皆墮壞遂鋒  
張其前至迎降恐後遂僭號以牛  
金星為丞相定偽官制

十一月

懷慶天鼓鳴羣雞夜  
驚

甲申  
十七年

春正月

朔日無光

孟縣民家豕生象

詔封諸將為侯伯左良  
玉寧南侯黃得功靖  
南侯劉澤清東平侯  
吳三桂平西伯唐通定  
西伯劉良佐廣昌伯高  
傑興平伯

流賊李自成由晉犯京師  
偽將劉芳亮破懷慶府鄭王不  
知所終知府蔡鳳走御史蘇京守  
將陳德等降

命李建泰督師平賊

帝下罪己詔

破衛輝府潞王走江南

二月

高傑走揚州

破彰德府賊趙王恭將王榮死之  
流賊偽官入河南諸州縣



順治元年

三月

晦十一日並見兩土書  
十九日京師陷

李建泰屯固關不進既  
而退屯保定及京師陷  
遂降賊

夏四月

浙川縣天鼓鳴竹生紫  
王師破流賊于山海關  
遂收京師

五月

福王建国于南京  
王師追賊于陝李自成復  
入西安府偽官皆遁河  
北州縣皆降

福王定從逆諸罪

歸德府知府桑周第  
執偽官十人以啟光  
解赴南京啟光易  
表以獻陞總兵

桑周第自署巡撫委  
授官員

開封推官陳潛夫  
自稱御史

晉帥許定國據睢州作亂

張縉奏赴南京不果遂駐睢州



六月

以趙其傑為河南巡撫

桑間第走山東

是時中原羣盜割據者甚眾

以總兵王之綱鎮歸

德府

張縉奏會高傑于徐州遂還

興平伯高傑經畧

中原

秋七月

溫縣河北塌三十餘里村落皆沒

原武縣黑氣繞城至

于八月

土賊破原武縣殺掠一空

賊復犯懷慶總兵金和玉陷陣死

王師南下賊遁師遂渡

河

王師入潼關

賊棄西安由浙鄧入楚半金星不知所往

乙酉

二年

春正月

乙酉朔大風霾日食

庚辰雷



震於化  
雷

辛卯內鄉震電大雨雪  
終夜不止

二月

日月色甚赤至五月

延撫趙其杰南奔  
巡按陳潛夫南奔

高傑徇睢州許定國降夜報傑  
而走張縉彥走張家砦與平諸  
將屠睢州

與平諸將圍許定國  
于考城不克而還

閩賊餘孽王二等據竹溪浙川騷  
動

許定國渡河降

夏四月

王師徇河南郡縣皆降  
王之綱大掠而東

乙卯  
王師至歸德府內倉乃  
下

閩賊餘孽劉二虎犯鄧州攻二十七  
日不克而去

張獻忠據蜀僭號

肅王帥師襲張獻忠  
于蜀獻忠就擒伏誅



英王帥師追李自成於  
楚自成眾散走死

豫王以總兵孔希貴鎮  
守歸德自將東徇王  
之綱劉良佐等皆來降  
遂克揚州渡江

東平侯劉澤清來  
降

是歲豫州大有年

丙寅

豫變紀畧卷二

天啟六年至崇正十一年

天啟六年 月黃河清 自洛至徐清三日河南守

臣具表稱賀

書黃河清何紀變也自是而豫多變矣故紀於是  
篇之首傳曰黃河清聖人生天下有道鳳凰見祥  
也而謂之變也何居曰當時未有聖人也天下未  
為有道也而癸亥鳳凰見禹州丙寅黃河清胡為  
乎來哉故不敢謂其祥而直視以為變也曰天豈



做予乎是亦日中蛇影

元年裕州見

地震

二年杞縣

人妖

四年

臨漳漁人獲玉璽於河

之類也君臣交警做日慎一日庶幾

其變或弭矣而一時主臣恬嬉不悟直以為祥吾不知果為誰氏之祥也上章稱賀豈不怪與觀此賀章則其時燕雀怡堂可哀也故書黃河清鳳凰見者紀變也其紀變奈何曰太和之世聖人在上民安物阜和氣致祥而天地不愛其寶於是甘露降醴泉涌華草出芝草生器車澤馬四靈畢至是

則所謂祥也若夫漢唐之季鼇墮鯨喙而麟鳳龜龍史不勝書較諸文景明章貞觀開元之際不啻什伯謂之有道之祥可乎故曰紀變也是時也運值陽九政在貂璫而士大夫祇以門戶相雄長其不肖者遂一跌而至於不忍言而平居錚錚有聲望以大義自許者率不得安於其位而顛踣竄逐無虛日其畏蕙謹默者則依阿以取容縱不至乾兒義孫於熏腐之門亦皆閉戶深居如婦人女子



坐閨闈中不敢問朝廷事聞人大聲語輒掩耳疾  
走無敢回首者一時士大夫之氣節如此天下事  
尚忍言哉况甲子以後四年中殺機大啟緹騎縱  
橫今日逮楊左明日逮魏周縲紲盈塗貫索無虛  
地舉祖宗之所培養天下之所謂祥麟威鳳者率  
三木五刑而一網打盡而蒙面喪心頌上公之功  
德者不啻王新都之四十八萬生祠徧海內而人  
主孤立矣黃河清鳳凰見胡為乎來哉傳曰國家  
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由此觀之即  
謂之妖孽可也自是而天變作人妖出蟲蝗饑饉  
盜起如蝟毛而一時之縉紳士大夫率摧折之餘  
模稜克位不復知有血性日甚一日國勢遂不可  
收拾矣雖有聖人如之何哉

七年春正月己巳朔

鄭州書院開品字蓮花一枝

崇正元年春正月癸亥朔

克改作克

正当作禎

辰戌

卯丁



秋八月沙雞至柘城縣其形類鳩而爪有毛不能棲木常數千為羣而飛有聲一名寇雞一名鷓鳩又名突厥雀以其生於沙漠之北也世傳沙雞所至則兵起直至十三年乃無

二年春正月丁巳朔

彗星見

三月洛陽草木妖延秋里草木結人馬兵戈之狀凡數十頃鄆陵常自裕時為科臣言其事

是歲秦晉盜起

書盜起何謹始也自是天下多盜矣流賊始亂大抵皆秦晉間人也自元年十一月延綏總兵吳自勉帥師勤王兵噪而歸及是年春晉撫耿如杞師至良鄉又噪而走饑民附之東奔西竄此流賊之所自來也其首亂者則王子順苗美張聖姬三兒王嘉允黃虎小紅狼一文青龍得水混江龍掠地虎上天猴孟良劉六等其目甚衆而神一元高應



登為最自副將張應昌斬高應登神一元後其弟  
一魁領其衆勾西人攻陷城堡其勢益強督撫討  
之久無功四年總督楊鶴招撫之羣目皆降既而  
鶴殺茹成名羣賊疑懼遂擁一魁復叛去鶴被逮  
擬戍時則有李老柴一條龍獨頭虎獨行狼上天  
龍馬老虎李二田近庵郝臨庵翻山鷄蝎子塊混  
天猴之屬其勢愈橫是時李老柴一條龍獨行狼  
共破中部縣巡撫練國事 圍之李老柴一條龍

事字下連圍字不  
宜略

出降而獨行狼潰圍走是冬羣盜皆降於總督洪  
承疇承疇患神一魁之難制也誘而殺之其黨十  
八寨大賊皆叛入晉由晉而東漸逼畿輔矣總督  
盧象昇禦之賊遂南入豫猶在河北也自左良玉  
鄧玘縱賊渡河而南寇患漸不可收拾矣其能自  
拔而來歸者如過天星闖塌天十反王射塌天整  
世王托天王混世王翻山鷄小秦王整十萬混十  
萬關索金翅鷲等皆以功名終而反覆狙詐怙



惡不悛者如曹操八大王老回回革里眼南營闖  
將左金玉闖天王仁義王上天王掃地王一連鷹  
之屬甚衆其起於黃河南北者則老當當一斗穀  
杆子手宋江一條龍小袁營袁老山李振海等而  
土寨之豪如劉區頭張長腿李際遇申定邦任辰  
藍二李好張揚王彥賓房文瑤戚念梧程肖羽之  
徒不與也迨其後或誅或散或叛或降或降而復  
叛或叛而就擒或合衆而為強或併小而為大相

疑相忌相軋相屠橫行於秦蜀楚豫之間飄忽震  
盪蹂躪荼毒文臣掉舌而盈庭悍將擁兵而養寇  
及熊文燦一力招安而受禍楊嗣昌十面殺賊而  
捐軀以致張獻忠益鴟張於鄖襄李自成遂虎視  
乎宛洛午未之間仗鉞者汪喬年熾於襄城傅宗  
龍蹶於項城中原千里不見一片乾淨土寇氛所  
向無堅陣無堅城君子知其勢之燎原矣

三年春正月辛巳朔

鉞  
改作  
鉞

午庚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

五年春正月己亥朔

始派遼餉

派

当改作

派

下仿此

書始派何譏之也何譏乎爾遼餉者因備邊事而  
派餉也自江陵相當國賦法以一條鞭為名民間  
每畝稅銀三分他無所出邊陲寧謐宇內晏然自  
邊事起而派餉之議興於是乎有遼餉前此顧無  
邊事乎曰有之而不深入也不深入則可以不設

兵不措餉自殺毛文龍而深入矣邊事孔殷日甚  
一日則其勢不得不多設兵則其勢不得不多派  
餉有國之常其譏之也奈何國家自世宗以來百  
年矣海內承平閭閻殷富朝廷何以獨患貧此必  
有蠹乎其中而煬其竈者矣蠹其中則雖飲食日  
益進而而肥也煬其竈則雖山嶽崩於前而不  
見也東國者謀之不臧而人主亦不加察焉猝當  
變故莫可如何不得已而自極其本根以紓緩急

則上連竈字下連雖字不空



克  
改  
充

不知本根蹶而國即隨之也勢固然也可悲也明  
之亡也伍有兵庫有財而卒以貧移其鼎則水火  
釜鬻固古今之通患哉其始也因兵餉而為水火  
其繼也因水火而為釜鬻於是邊事起則派遼餉  
及內郡流寇起則又派練餉卒之歲歛民窮敲扑  
徒煩而祇以克貪吏之橐餉不時給師不宿飽脫  
巾之呼即為揭竿之藉天啟初島帥毛文龍上疏  
請餉中有度支稽餉二百八十萬不時給恐致唐

癸貽憂朝廷等語戶部怒其不遜摘其語播揚之  
以為跋扈及旨下部覆竟如泥牛入海永無消息  
矣蓋其陰謀已成也其後毛師帥不得已遣人入  
京師說戶部司官某願獻其半以為壽而某不敢  
應也是時魏璫亂政羅織縉紳緹騎逮捕無虛日  
毛帥抗疏申救璫惡之戶部既憾毛帥之侵已乃  
陰與璫通謀而甘心於毛帥直以祖宗節嗇所遺  
以備緩急之內帑十二庫匿而不言留為權璫之



場改場

私積遂堅持無銀之說內外渾合之一體彌縫謀  
既成而餉終不可缺則議加派以養兵兵未飽而  
民已困天命顛覆職此之由國家二百七十年竟  
謂內帑無一錢情乎理乎熹宗之愆固如此哉雖  
然熹宗之昏德無論矣以愍帝之恭儉精勤亦為  
左右所愚不知有內帑其大陳臣亦未有造膝而  
陳之者亦不可謂非明君之累也蓋自毛文龍死  
而將帥不復敢言餉是欲疆場師武澹泊以明志  
而荷戈者枵腹以平賊也宜其不足以成功也迨  
至邊事孔棘烽火照甘泉而盜窺陝洛蛇豕縱橫  
內訌外異十室九空國命之不絕如綫耳是時即  
肆赦蠲徵以收人心猶恐不及而詔乃有再苦吾  
民之語而稅猶不蠲徵且日急長吏視民如鷄獮  
之毆魚爵筑筑子遺獨不思其何所歸命耶觀王  
國寧叩閭之疏秦所式入告之章帝皆嘆息不報  
帝至是亦無可奈何而甘心為貧天子矣不知帝



固不貧也特左右蒙蔽之深而內外彌縫之密耳  
其一時縉紳士大夫皆斬刈竄逐之餘志氣摧沮  
畧無血性雖在朝廷率首鼠觀望誰敢昌言內帑  
以觸貂璫之忌乎賊犯闕時守陴者無餉將潰帝  
括宮中物以饗軍不數萬竭矣憂甚乃諭百官輸  
餉官有揭榜於門賤賣其房者皇后遣中官謂其  
父周奎曰事急矣當竭所藏以輸國奎謝無有而  
求助於后后盡括所藏得五千金陰付奎使獻奎  
則匿其半僅獻二千焉一時京官之輸餉者類如  
此賊入宮見帝服御有澣濯之衣嘆其節儉徐曰  
如此何以遽失國既而附賊諸臣與諸閹豎以內  
帑十二庫獻於賊而為呈身之贄禮與勸進之賀  
錢焉賊始疑帝有如許物而不能養兵以至於失  
國帝既以十二庫者蒙惡聲而賊性喜聚斂乃遣  
吏盡致秦中因置比餉鎮撫司偽將軍魏姓者拷  
諸士大夫助餉所輸甚多不可勝紀其後賊之焚



宮而走也百萬之衆各有所攜既而倉皇奔走則棄之狼藉滿塗賊犯闕時騎卒四十萬合俸副計之不下百萬其行也各帶元寶二錠上朱書官銀二字俾至西安繳庫古人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其此之謂歟蓋其時朝廷過尊文法過嚴君臣間隔無手足腹心之誼上下睽而情志不通又况民間萬里艱難何得上聞乎使帝於辰巳間知有此十二庫則蠲稅緩徵而潢池靜民猶可以不散即於午未間知有此十二庫則練兵據險而民心結國猶可以不亡即於甲申三月逆賊犯闕時知有此十二庫則散財饗軍背城殺賊國雖亡亦不至如此其速惜乎帝為左右所誤而始終不知也嗚乎是誠萬世人主之殷鑒也可不戒哉

八月流賊由晉入豫營於武安礦山衆且數萬其數股分路入犯者由小西天至神頭山所在奔突總督盧象昇患之以為山西一帶蔓延數百里控



禦最難於是急檄諸將欲合軍直進三面夾攻一舉而撲滅之賊覺遂南走太行山下自沁水至濟源温縣所至焚掠村落為墟此流賊入豫之始也詔責巡撫樊尚燝殺賊自贖

良玉榆林人驍勇敢戰詔副總兵左良玉援懷慶初隸昌平與邱磊善嘗共劫道旁駝橐事覺磊獨承之良玉以財賂上下磊竟得免後良玉積軍功為副將至是奉詔援懷慶

酉癸

六年春正月癸巳朔

流賊犯懷慶府巡撫元默以副總兵左良玉大破之賊走入晉流賊既入豫數股縱橫往來太行山下奔突無定向豫撫元默檄左良玉鄧玘等討賊身親監之與賊遇玘先合不利引旗而走賊突進良玉迎機破其前鋒賊稍却良玉遂縱兵奮擊大破之多所斬獲流賊由是太懼部中皆呼為左爺爺望見左軍白旗即三五騎亦不敢枝梧輒奔潰



披靡左家軍之名由此起是役也天大雨賊死傷  
無數其逃者率顛頓輾轉泥淖中終日行不能數  
十里使撫鎮同心有機畧撫剿兼施其勢可立盡  
賊乃棄其婦女騾女馬橐裝衣服紅綠被於野以  
餌官軍官軍利之不窮追也即收兵赴懷慶府報  
功驅其所俘男女萬餘口於前而部將則引健兒  
皆披血衣甲提刀躍馬隨其後其大蠢下長身赭  
面著白袍而跨紫騮者則良玉也噫雄矣哉此其  
平生第一得意竒捷也後嘗繪為潼關破賊圖以  
誇耀之官軍既退賊乃徐引而去復走沁水渡黃  
河往來宛洛間所過焚掠雞犬無所遺

沙雞至商水縣

論河南平賊功陞左良玉為總兵官

秋流賊自晉復入豫賊二十餘股入於豫濟源懷  
孟間焚殺甚酷烽火嘗晝夜不息諸郡縣羽書相  
繼達會城撫軍患之檄諸將會剿諸將率皆遷延



觀望不肯進賦賊自是有玩易官軍之志矣

冬十月黃河結冰堅如石丁卯流賊渡河

黃河水最悍者也自龍門而下其流湍激雖嚴冬不能結是歲自冬歷春冰堅如石流賊二十餘枝乘冰竟渡若不知有黃河者自是而西入商洛南向宛襄東窺灑澗勢如瘡疽潰裂四出每枝數千人為部遇官軍猶不敢戰轉頭便走棄婦也橐裝以餌之官軍利其獲不追殺但稍稍斬馘足以赴

郡縣報功而已賊乃徐徐引去出沒險阻恣擄掠不旬日即強如舊故賊勢日益衆而不可撲滅其渠帥有閩天王者尤桀黠所部最強能合羣賊而併將之嘗數枝如鴈行或由許洛趨南汝或由光羅趨潁亳徐泗陳蔡間一歲嘗再三過過則焚殺無噍類火光照數十里昏夜如白晝朝聚落而夕邱墟一望皆是而官軍隨其後淫掠亦與流賊等豫人苦之故其時民間有賊梳兵篋之謠焉蓋梳



篋皆理髮之器也而篋則密於梳梳猶有所遺而  
篋則無所留也意謂兵慘於賊也疾之也

七年春正月戊子朔雷電

夏五月蝗

始派練餉

税法自江陵定以一條鞭之名行之既久國以殷  
阜其後邊事起則派遼餉中原盜起則派練餉此  
反裘負薪以自極其本根皆派於一條鞭之外者

也夫民富而加派之以濟緩急君子猶以為聚斂  
之端漸不可長而况水旱災荒之際乎源既起矣  
流不可塞刻肉補瘡十餘年而國墟矣噫

流賊犯襄城 其衆萬許屯城下賊帥黑面虬鬚著

紅袍馳馬至濠外大呼開城門見城上有人則張  
弓左則左右則右雄毅莫比城中洵懼莫有敢引  
領望者縣令乘城伏女墻下無人色忽見某生執  
弱弓蹲立於側令趨之曰胡不射生即彎弓應弦



陷  
當作  
陷

而賊墜馬矣衆愕然怪之而不知矢蓋集其喉也  
女墻內守卒奔出猝而斬之竿其首於城上馬逸  
去賊部中大呼號為四勇爺然不知其主何姓名  
也是夜賊遂拔營走某生由是遂以能軍名令乃  
署生為總理練兵以禦賊未幾賊遂至生即率數  
百人出禦之賊遽敗而走生衆追之忽遇紅甲賊  
百餘騎交綏而北無鬪志賊蓋誘之也衆不知而  
益輕之爭前搏戰賊騎皆下出白扇而搖之林薄

中伏賊四起衆陷其伏中久矣賊還蹙之腹背受  
敵遂大敗逃歸者十無二三生力戰不得脫羣賊  
呼而圍之馬已斃自顧其箛中矢且盡乃倚大樹  
下張弓矢以待賊賊猶憚之不敢近乃若以生為  
侯焉而令數百騎往來馳射之以死余聞之襄城  
姚敬止云生失其名

八年春正月壬子朔

丙辰流賊至上蔡縣丁巳焚景賢關

亥乙



不  
改  
戮

丙寅流賊燬鳳陽陵寢 鳳陽中都規模洪大而無  
城郭衛卒素孱弱不任兵其地逼近歸汝錯雜多  
盜自流賊渡河往來如織而鳳撫適闕淮撫楊一  
鵬憚賊不肯移鎮陵寢衙署闕無人焉流賊數枝  
突至所謂闖天王掃地王太平王八大王者也至  
則陷<sup>陷</sup>矣知府顏容暄推官萬文英皆被執不屈而  
死屠修士民無算遂燬陵寢火光數十里數日不  
滅駐三日八大王<sup>名張獻忠</sup>趨廬州闖天王<sup>名高應登</sup>等數  
鵬論斬振纓遣戍

枝犯河南二月癸未御史吳振纓始疏聞詔逮一  
時歸德有沈挺之者嘗為金州叅將罷官歸居郡  
東濟陽鎮其村蓬藿蒼蘩而已僮僕十餘人皆遼  
丁時時走馬射獵以為娛鄉人皆呼為遼獸子會  
流賊自光固犯潁亳忽至濟陽西望沈村僅二三  
里許沈不及避也而鄉鄰倚若長城來奔者牛車  
絡繹如流水沈則於村外樹寨柵插旌旗為營壘



狀令莊客及避難者皆執兵伏墻外婦女坐房中  
鍵其戶戶外積薪加烘藥敗則舉火焚之今日離  
次窺望喧嘩者皆斬沈自佩弓刀坐門旗下遼丁  
牽馬列左右村外望之闐如也俄而獲一謀者訊  
之乃賊所遣者也沈縱之去曰好語若主我新從  
遼東來無所有因指其佩刀曰所有者唯此而已  
慎無相犯謀者惶恐叩頭亡何遙見數騎來插一  
大白旗於村之東里許而去賊衆往來如織無一  
人敢闌至旗下者先是沈遣遼丁羅進忠與揚州  
鎮將通書至是適還而遇賊乃大喜躍馬彎弓連  
射之輒應弦而倒賊衆披靡走進忠單騎追殺直  
入濟陽鎮賊乃閉關從屋上擲瓦片擊之大呼曰  
好漢子下馬降免死進忠顧其箝中矢竭矣無奈  
何乃下馬賊爭前執之咸欲噬其肉及見賊帥帥  
大喜親釋其縛而飲以酒因問曰汝遼人何以至  
此進忠曰從金州沈將軍來帥曰從沈公者如干



人曰無多也七八十人耳帥為之咋舌遂置進忠於帳下而善遇之曰視沈公處何如進忠佯醉褫衣而寢明日賊遂東犯夏邑進忠遁而歸

八月癸卯命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統關遼兵賜上方劔便宜行事肅制中原與洪承疇合剿

冬十月乙巳帝下詔罪已 帝以寇亂未定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青衣辦事下詔曰朕以涼德續承

扶貝紀孝作  
錄貝

派  
古作  
派

大統不期倚任非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絀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愧憤今年正月流氛震驚皇陵祖祠民仇責實在朕今調勁兵留新餉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饑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卧深宮念其飲水食麤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茲擇於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



子丙

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為止文武官其各省愆淬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

九年春正月丁未朔

官軍及流賊戰於九皋山副將湯九州死之九州嵩縣人為援剿副將與左良玉剿寇九皋山賊負隅力鬪良玉怯不進九州獨率卒三千深入陷陣其後無繼者遂力戰而死死後數日居民見九州

以十餘騎來面目盡血止官廳曰我湯鎮也兵敗過此役夫方進食忽不見廳壁有新題墨痕其末一句曰空有游魂徧九垓相傳以為其英靈未泯云

蘭陽縣大旱水澤涸顯佑宮後澤中有兩頭兒

王岸記曰按易傳政令不一厥妖人生兩頭熹平光和間洛陽民家見之史記草木為妖蟲豸為孽六畜為獸及人則為疴病寢深矣



九月總理盧象昇入援秦中流賊復入豫

十年春正月辛丑朔

閏四月陞鄖治督御史為總理衙門加樞貳職銜節制川陝河朔四省專任平賊以兩廣總督熊文燦克之

庚寅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限剿寇之期嗣昌請令秦撫斷商洛鄖撫斷鄖西楚撫斷常德黃州安撫斷英六鳳撫斷潁亳應撫斷潛江太和江撫斷黃

梅廣濟東撫截徐宿晉撫截陝靈保撫扼延津一帶熊文燦提邊兵劉元斌提禁旅豫撫率左良玉陳永福等合剿從之是月也熊文燦到任嗚乎總理之官始於盧象昇終於熊文燦自己卯象昇入援以王家正代之是時尚未有衙門也自家正無功而豫楚之寇日益多遂以鄖陽治院為衙門節制四省專任平賊而文燦之命下矣夫中原盜賊如亂麻而欲一一膏鈇鉞無論其勢不能而心亦



不忍文燦曾撫鄭芝龍命下之日帝意蓋可見矣  
宜其受命南下過襄城萬孝廉之說不能動其一  
領也 萬名廷蕙與文燦有舊說文燦曰賊久玩  
不知有王師必大創之乃可招安若專任招撫事  
姑息恐狼子野心終不可保竊恐無益終為中原  
遺患耳文燦不能用

宣戊

十一年春正月乙丑朔紅風蔽天白晝如晦  
舞陽縣奸民楊四作亂旋平之 楊四既亂一邑震

驚時本府同知萬年策雄縣舉人也坐理堂皇若  
無事密請剿撫未三日鎮兵四集年策親率馬之  
服沈惟元二尉合戰於九曲之野一鼓而賊渠授  
首築京觀於九曲東八里孫家莊邑人為建報功  
祠其碑裕人吳阿衡之筆也其詩曰維舞有土誰  
之功維舞有民誰始終黃河浩蕩水流東擎天一  
柱鎮方中綠林既靖引歸鴻瘡痍為哺恤民窮聖  
朝文武錫彤弓長城萬里與君同攜裘振領計從



我長風破浪腹心通騰踏先馳一騎雄星文劍氣  
拂高嵩麒麟傑閣亘長虹大將不名畫神工留犢  
花縣曲房櫳垂祠冰鑑水晶宮甘棠細柳雜丹楓  
客子何來樹以桐他日援琴奏思翁翩翩紫鳳下  
烟空

壬戌監軍張大經大破流賊 大經率降將劉國能  
大破流賊混十萬於舞陽遂平之其斬獲甚衆混  
賊僅以身免

三月流賊張獻忠來降 總理熊文燦受之安插其  
衆於穀城之白沙洲時九股賊曹操等皆降

十月庚子馬進忠來降 進忠賊中所謂混十萬者  
也自縛其妻子單騎來降於左良玉巡按御史徐  
一范聞於朝詔許之安插其家於許州

洪承疇孫傳庭入援京師

十二月壬子許州兵叛 初左帥所收諸降寇如曹  
威馬進才于汝虎楊門子及新降馬進忠馬士秀



杜應金等皆在許許大州也左帥寄帑焉時左帥  
奉命入援臨渡河斬一降將諸渠疑懼因謀作亂  
是日威等偽請急傳左軍號入城取器甲夜半燒  
南城樓殺職官劫庫貲而擁衆東走焉馬進忠等  
說從之誘賊緩行而陰報左軍令速追  
是歲大旱蝗赤地千里

豫變紀畧卷二

終

三

日

錄

車



卷之四